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四

江西陳寶箴 校訂

後學 武陟王 軺

九世孫茂玫 十世鑫騤 刊

順治八年辛卯六十八歲

正月

初一日

晨起北望瞻拜天地昔曾奉教君子不敢設天地位

設祖先位於客館率子孫致祭

初二日

北方俗有墓祭仍於客館行之

初四日

題衛源祠聯　衛水悠悠地中行去擇何導源泉湜

混天一生來道自尊

初九日

張薛二公惠米　年近古稀作客時欣逢二老慰吾

私三年孤學非緣穀八口爲家幸免飢分宅敢虛

司馬意推賢難副國師期身無片善徒餐素愧

諸公說項斯

寄題賀宣三函樓　樓函萬卷豈誇多無字真經細

揣摩認得分明觸目是外王內聖總同科

初十日

得李太公刪吾書　志學忘年老益勤八旬六歲猶

斯文質疑字字猶稽古此道終當冀一鬨

十一日

博見爲余言符夢純篤力行署其軒曰責志喜而有作　生來懶惰志蹉跎中道無成竟若何責志一言千聖訣好從屋漏細琢磨

十二日

寄祝張湛虛司馬　從來稱壽說蓬萊幻出蓬萊安用哉臣忠子孝光家國岳峙星明天地開惟公登第三十載朝對殷殷望手彩世路平歧問既多危疑震撼色不變辭紐漳河月杜門千里相逢行所

存儂態洛下堯夫叟司馬依然道自[illegible]今[illegible]
南山下蘭桂森森咸大雅座上應無流俗人 一時
遥寄佗杯斝

十四日

李國華招飲時同人各問方 舊德聲聞或未休春
宵設款集名流襟抱不作文人色[illegible]士
傳精力半生[illegible]此夕[illegible]方問[illegible]
作[illegible]第[illegible]君一剂[illegible]

十五日

共[illegible]元[illegible]作 此夕[illegible]

邇歲重新音書東海滄知己燈火蘇山鮮故人志
士可堪開裏老幽懷偏笑病中身雖憐客館各岑
寂尙里熏蒸共一春

二十二日

玉笋示我節孝事二十三則　節孝不彰風教微人
心何怪日相違只今二十有三則喚醒人間是與
非

二十三日

讀邸抄晉州韓孝子德宗十一歲父歿數日不食事
母孝及歿廬居三年詩以紀之　人傳孝子得旌

闕豈爲三年倚墓居十一兒童孺慕切知能良處勝詩書

二十八日

客至常言不如意事曰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我輩以不如意爲家常則無甚失意之感一不如意而嗟怨憤恨則無一如意時矣

二十九日

復李彝卿　當世有心人安得如公嘗其人者玩世之菲菲於傲世恨別去匆匆不得握手一深談耳迴環手教處已處人不知幾經斟酌豈同於此時

正在動心忍性豈可輕易錯過經之我輩做人只
問有不負人之我安得問不負我之人經一番負
我便當進一番處人此卻是人生最得力處只今
一意下帷亦是妙事

二月

初六日

馮水部招飲百泉尊凡三移同諸玉汝景乾祺薛懷
我　北海西山不介親尊移至二處與來頻林園設
具仍依舊渠遲隨將又布新晉朱當年兩處士乾
坤此過二賢人須教異日看今日一夕千秋好月

珍

是日得家報瀾孫娶婦孫女出閣一日完此二事頗慰客懷君異亦有書志喜

初七日

安邑諸生聶應熊以玉銘字來從遊自言某總無寸長且蔽聞見無可爲受教之地予曰自以爲無長便是長處凡學人政不欲有聞見有聞見便有意識有意識便不能虛己今日政喜君聞見之寡也更望他日有聞見不可爲聞見之累顏之克己舜之舍己文之望道未見孔之何有於我何嘗日以

聞見爲見長之地

初十日

仇異渥爲其父繼軒乞像贊題云　我何以名公公之人我何以寫公之眞居巳抑抑與人循循求入仕而不[illegible]之六論無敢非避少讀書而孔聖之四勿謹遵存身十老社中推遜長吾愛其機忘而可親娛戲隊聚稱仙翁衆欽其年高而德積飲無量而喜歌家不裕而善貧我聞添一箇致元氣進士不如添一箇守本分平民況有六六身八八合子可以抵六逸訪十友靈魂綠鄉或獨於白洋之濱

十二日

王孜敬蒞僕我招過居停有作　不速三人山右來相逢傾蓋樂銜杯心心坐照渾無迹但覺林衖元氣迴　在客何緣招客過居停靜對意殷殷有幾致殷勤思質況復東君情更多

十四日

爲成安栢寺嘗關帝祠作碑記入歲寒二集

十五日

發湛處期過滏水報字云　有道仁人夢魂思戢前北歸小兒因娶孫媳嫁孫女尚稽家園老叟禁贅

疴千里衢寒困憊益甚稍可自支遂上之游未了

忘也前示佳什所云不可示乞人者正可以示天下後世矣有巖窦集數卷兒輩正在校理剞劂請教有客自來常熟公固無恙

十七日

出門交譜引　余自出門凡於交遊偶然倡酬已載入日記叙交游中有與余倡酬者有爲余說項而轉寄其友者俱散亂未有所歸兒子輩謂古人一飯之德不可忘況乎知己之言爲可忘棄而輯之爲三種余題曰出門交譜取易出門交有功

之意云

二十日

與友人　夜來足下皇遽而去未免紛紛僕爲悶悶幾不成寐思天地間無無道理之時試觀古來聖賢豪傑處君臣之變者有人處父子兄弟之變者有人須得原委盡所以處之之道則擾亂動怒皆所以玉汝於成足下乖人受事太過稍有違逆鬼神正有意求己克己徹底一言以解此悶

二十三日

族春日訪友得棣字　春山欣濟濟遊日招高林鳥

坐枝頭譜人窺物外心誰家多醸酒我去好攜琴

聊以娛閒晝同人寄一吟

二十五日

飲馬水部尊五樓有序　辛卯春分前四日馬玉筍水

部邀余與徐子章芸過其山莊先偕景子乾醉

子懷我屏騶從邀余於南郊逍遥東南十餘里之

夏莘有樓巍巍進四層梯其巔四望曠覽心目增

爽益信小魯小天下雖曰勝次超然亦所登之地

有以使之章芸曰昔劉元德臥元龍於百尺樓上

徒以一言傳此樓至今水部飲我輩於此可無以

名此樓乎余因顏之以尊五水部請其義余曰噫
意甚淺近請三子各以意言之將無同懷我曰焉
先生登此身於五達道之中所云尊五殆謂是歟
乾顧曰先生從政久矣安知非尼山所謂尊五美
也章芸鼓掌稱善曰想不出二仲意予亦有說皇
極五福須身在五達道中能實致其五美然後能
全享此五福耳余為之矍然曰三君子先得我心
之同是可以名此樓矣水部浮大觥修舒無算因
分韻各為詩以志佳會分得君字　凭欄一望蔚
生文水色山光入座分天際尚容朝對衡樓空正

好貯孤雲御杯隨地堪爲陣指何何人不算敵守

五有名超百尺風流今日更推君

二十八日

得節烈二則 入敢諱録續集

又二月

初六日

寄懷狄集公　磁嶺春深坐忘機懷人天際溯忘歸

生平襟契十年別千里音書一雁稀笑我爲儒衰

且尉喜君建節德生成從今莫許相逢久鼓輿山

陰邱徹飛

初七日

寄封邱令宋子飛　每思過赤縣只爲帶黄河水患今消未民適近若何寸心知欲喚四野人與歌報政嘉循績龔黃未足多

初八日

望見渡河寄集公字　錢中郎詩固佳得親室之評益入妙近昔人所謂一經品題便成佳士弟非此道中人而勉强爲此適足貽一笑耳書云收名定價於君侯則吾豈敢

初十日

老妻病苦有述　老妻素善病邇乃益纏綿逆旅之

娛蔦道路苦述遠饒目家山別況復心性悄出來

多謙飭一語不輕宜事偶與情違中懷幾數煎熬

婦暨孫女歸來路六千出門不及見念結聯綿前

數數常不樂所需亦飫飲袱得優尋久藥餌每失

標循聿諸孺子承意在言先頗稱佳兒女病稍減

無從裘遲老腐偏每切同病憐

十四日

王中之視予共城言前代藩左長史趙繼鼎死節事

一則入耿節錄續集

十六日

余舊有六聲豹張馨遠復爲嵌梓之

十八日

有人積憤難解就而質于予曰萬里之鵬豈向枌榆息步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予常書紳此言故敢以告足下其人沈吟久之曰命我矣

二十日

得孝子鄞州梅逸一則（入忠節孫虞集）

中之言自勝承過聞孫鏑屏死於廣平南之樊丹村爾子皆未及歆五日始發病中語曰吾志不在故

鄉何必歸塟爲榮旁人多憐之答曰歸屍以充飢舊廩生棄而不取流寓異鄉寄居人廡下困頓而死此即古人溝壑之志到此已畢復何恨胥造蹈東海而死鄭樊丹便是東海有何異觀吾人識得此義隨時隨地無不可以畢此餘生不亦暢然乎

二十二日

申之以予家有病人求歸西崗余曰相知之中獨子最深且久在宅人合聽其去獨謂子不可去者守志甘貧誓死不移者惟子一人耳余五十歲始識一貧字正賴有同志者實履其境而深嘗其味昔

伯順嘗謂我於貧字未嘗身試之所稱無謟無怨終是虛談今我輩以貧賤之身而值流離憂患之際典琴書質簪珥忍病停藥日不再食屢笑對妻子終難快心對同志應無慚色此字不明終非真實學問大家不講明終非我輩力砥流紛之意也鼓諸孺子之志氣佐病叟之衰遲正欲與子同試一餓耳豈遂無意乎申之欣然請留因名其齋曰共餓齋

二十四日

得節婦藁城董氏某氏烈婦藁城張氏惡吏藁城知

縣劉三元事四則入服節錄續集

二十六日

答友　予平生無他嗜好獨喜與人談節義事自壯至老不倦尤喜談寒士立節若吾邑之侯仲游孫錦屏雄縣之馬晉仲新城之王申之襄城之張正誼肥鄉之賀士以皆其所繫繫於心而嘖嘖於口者一友謂此等寒士名不掛仕籍行不出閭里豈遂能法令傳後乎予曰間昂原不在顯達論人亦不貴聲稱况實至者名必至如王莽時之栗融曾慶郡韋胄覔皆備生去官不仕當時塞之齊於于

古節義各執當身論正不分一介與萬鍾也

三月

初一日

睡仙示我蘇門廢圃解入絕讀而快之因紀 錯怪

林園有廢時林園廢處獨君知色迷山幽聲迷木

點淡文明又一詩

初二日

寄仇與遲 嫡翁作古不能創詞悲哉一慟言念

老社中笑歌追隨此情何堪吾丈弱體皆捲中不

能一慰觀此詩倍依依也于是氏云道死是以當

大事又云守身爲大我誼不能守身者必不能大事者也吾丈善自愛令堂高年送死養生兩念並切讀行實字字真惻草率題數語心緒久不佳不能作得意語耳

寄王五修　大河南北二千里聲氣之人不乏而真實向學者指未數屈也古人千里猶比肩誠非虛語言念及此我讚益不容不自勉耳此聯貝以不見人之不是爲第一義履已處人在家在外俱當如此僕還求頗知於此用功然未見有是已非人之意莫視此語太平易也雖大聖作古是不能

串一弔豈不令十老杜笑爾情耶許致崩之聞訪
鄧鎮想能有所發明乎我輩學問要日新也

初三日

寄虛齋之　爾許鄴陽望渥水僅只、只耳未能一
況訪蘇之船迄驅車南邁良朋慇邈增我遐思歲
暮傳見北來刻畫鬚、眉宛披肺腑如時雨之化有
功名教多矣千里同掌豈聯我輩聲味哉蘇門山
水佳勝可堪敘隱特侍補墩數舞術哉石奈何

初四日

崔撫華視我蘇門

奏兒同構斯自故園來得虞山書扇京口誌匪不忘
詩寄二詩逼聲氣之好

初五日

李承蝸復寄虞山書至

秦公麐寄書報以詩　　蘇門避返公麐氏孫落胸懷
天下士小巫見之謝氣象匆匆言別歸燕市見曾
雜市得斑荊世事纔微入眼明寄我入行慰遠思
太君一語更憂消外翁百世真人保賴士詩人推
上列愧我追隨多歷年與君交誼從茲數子然何
處訪同人千里孤懷對爾真小友新編稱好南

來有約豈成塵

初六日

望兒自大梁歸得節烈祥符都任睢州軒允中第二則入甲申大難錄

初七日

復魏孝廉 憶乙亥與令先君聯後遂成隔世别年兄亦有年矣然吾輩有心人屈指人物莫不首推當草黄木萎之時獨標元蘊欽企何似中之至於讀手教入快數年渴想齊栒賁誦又得開讀想長兄倚鮑仕德作求不能不益深想見之思燕門山

水頗於作客有條第愧僕不能爲山水畫耳

初八日

復劉涵思珍思兄弟　嶇平瀆汨幽路得聯金昆大是年來快事高讀義槩足堪儀型末季僕逢人說項即汨沒之後人亦同此秉彝之好耳丁丈遺稿闡幽中心藏之諷讀增愴賤詩諸君子幸以見寄道謝平千多才魂夢已先逆來翳遠朝夕得良友之益麗澤不淺襄棒詩五章專上

初九日

復譚子翰　偶從肇師處讀手字一通足下之神情

色笑已宛宛在眼中矣小兒歸以目中所見之子翰而質諸僕意中所此之子翰相符不爽僕平生無他嗜好獨喜論交有如性命但來札比擬太過殊令病叟汗顔耳憶昔有兩人偕出門訪友一視其友如高山歸而失望一視其友如平地退而歎傚慕足下之高視病叟者終不免於失望也陽明之言曰泰山不如平地好然人多見泰山而不見平地者總好高一念爲之耳足下與僕言非泛泛故敢以此言告

初十日

哭劉整修有序　予友整修近十年矣君善釀酒好客予雖不嗜飲每過君輒醉予南來聞君病病且死雞酒缺焉括一絕便而焚之墓門以志人琴之感

劉郎何事厭塵居因憶渥城載酒初掩卷無言心慘惻兒輩只道暫停書

十二日

復蔡公摩　僕平生無他嗜好五十年來以友朋爲性命遂得締交令外祖百世公稱莫逆焉前匆匆別去殊不知此段夙緣接手教新知舊好兩念俱切聞太君之言不能不令病叟感良友凋謝之久

南來有期想不吝再過蘇門耳

十五日。

哀孫備九有序 備九名鳳立從予遊數年矣質極魯口無偶言常贊其父多行陰德事意所不可事之偶疑并兩析即具類求來質總無回護予因有答問數卷實備九啟之也庚寅歲杪循覲予共城明年正月歸去約攜家俱來不意抵淇嘔血至中途大病未幾竟死於易州嗟乎慟哉學將有得天不假年所志未遂困踣而死命也奈何[illegible]天地不情甚斯人何遽亡事親和氣色取友見肝腸有同心

倘切無欺意獨長迄今披覽語字字泪沾衣

十七日

與王申之　得公亮信韓死而生甚出意外備九竟死矣初聞其病可生盼盼冀有瘳今乃生而死耶淒斷欲絕僕已有數言欲焚之墓門親文回可將也我病之人久無情緒不意忽有備九事減我眠食親文應同此情耳

十九日

與玉笋　連日料理逆闖一案三晉殉義者甚多夾袋中所得可一示我貴縣令巴勞公之屏盡節事如

何貴族智烈夫人係此案否

二十七日

諸猶子爲其母病久夜靜禱於神乎剛而謂之曰此理在有無間謂其有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謂其無周公又何以爲武王禱也總之無無諸[illegible]之時如此時侍病藥餌飲食竭力自效此不必說更有吃緊一節病人困頓日久喜樂時少怒哀時多豈能一一中節侍病者正宜平心和氣以承歡久而加敬兄弟相戒諭妯娌相勸勉成就爲佳兒佳婦正在此時大凡齊家修身之人時時有齊之

修之之道一念玩忽便生錯漏此時此際要宜理
會先儒謂凡遇事不可輕易錯過試思此時錯過
後豈有償補之日乎

十二日

謂景乾禎曰人盡以文事爲學予謂文事未嘗非學
而學正不專在文事道不可須臾離仁不可終食
違此正學之所有事也加一分學問得一分性真
曾之日省曾之學也子思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
子思之學也孟子之知言養氣而不動心孟子之
學也周之無欲程之主靜朱之窮理陽明之致知

皆殫竭心力無一時一刻放下方庶幾乎不離道不違仁成就一箇學者然此皆庸德庸言日用常行之事只要存存不息勿忘勿助便是作聖工夫

二十三日

世人不讀書者勿論即素有志於學動輒曰目前爲貧所苦爲病所苦爲門戶所苦爲憂愁拂逆所苦不知學之實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種難堪處不可輕易錯過若待富厚安樂時始向學終無學之日學之晦於天下也久矣

初二日

鹿礦觀自上谷來覲予謂之曰汝祖嘗云貧字見抬舉人又自歎於未嘗身受饑寒恐終成虛談耳夫餓體膚較苦心志勞筋骨則不同矣至拂亂所爲又不止餓之而已也試觀我輩今日艱難險阻飢餓拂亂無不身嘗靜簡此心果有動忍之意乎抑徒自無聊困苦付之無可奈何爲也古聖賢豪傑於治亂窮通全局在手故不淫不移即功名富貴之流揣摩已就出而問天下事莫不立致所揣皆先有其具非苟然者汝祖昔尉自歎於未嘗親受

者今且親受之傳鉢當在是矣歸當以余言告爾
鎮應有發明以佐其不逮

初七日

與諸生論交友　古人論行結交諸俗例不講此凡
相與稱莫逆者純以聲勢相高酒食相悅以詩文
相倡和儒雅風流亦不能多見至於孝弟忠信之
人禮義廉恥之事絕未嘗過而問焉此友之一倫
所以日晦於天下泛言之盡人皆友實核之舉世
無友也取友之道原在本身此身為不孝不友多
怨多尤之身而能取極孝友無怨尤之士千古未

有身分愈高所取之友益寡管仲獨許鮑叔知我
尼父謂知我其天其義自見然此處卻不是孝立崖
岸尊嘉矜容四字要時時玩味

初八日

郭孝廉多多名益含過訪謂奉郡伯意舉山林隱逸
已有成議予聞而愧汗謂予旦晚渡江爲勁子就
婚不能久居於此也力辭之後託本部致稟郡伯
得寢其事

初十日

嵩乃非有　別來相約歸祁之日方僕抵蘇門之日

速不及返魯至東多家口為累經年尼山舍平世
日久而能教僕不能不醉心於年兄也獨老妻絕
病主此久因牀褥勢益難支流離艱鈍之人郵謝
自揣道不能不神痒心焦耳祁風循厚凡諸親友
見愛於僕者無非推年兄之愛幸為致意蘇門草
一并請教此中土之情與此中之人已見一斑級級
不盡腆覼縷之緘我父子弱耕舌耕微有次第附
聞一慰

十一日

寄李符孝　每讀手書切切以學問為事孝我千里

停雲之思竊念此事患不信患不肯實實下工夫果能信而下工夫五經四書皆我註脚夫豈他求千聖萬賢亦豈有異道哉千里求讀書人不少而讀一字識一字識一字行一字恐萬里亦不多見其人也

十二日

寄李太公朋諳　八十六歲之老人力學不倦且虛謙益甚每切問不能問寡之懷此段頭德天下未聞同人驚詫爲冀伏生再見今世小兒來具道健履倍爲愉快獨是八日經年屢煩眉祝且令郎令

孫謨不以太公之心為心此尤翁之刻肺腑而治

痼瘵者也

十三日

當事者以衛源水司太岑寂議[illegible]清源已而不果

水司字來稱快予欽其瀟[illegible]為句頌之　辭

濃就隨是何人濁惡誰知[illegible]真但得此心無外

黍矣妨清宦到頭貧

十五日

復李介蕃　相隔益遠相見益難一紙之通亦非容

易忽接手字具悉別後情況更喜百餘日遨遊蘇

氣淋漓因念僕五十年以前筋力頗健而遊興不來六十以後遊興忽發而筋力已衰矣渡江之念雖切不知竟能遂否目前結廬蝸臺邵窩之傍暫與兒輩躬耕於此無奈食指繁老數而下多困於病此又鬼神之所以重困病叟也

十六日

别徐章芸歸都門　與君俱作客不介得相親談諧無俗調坐悅忘宵晨有時詩興發有時歌喉新到處爭倒屣落筆輒驚人越人而燕籍南北猶比鄰投契方伊始何來歸興頻魂銷爲惜别未别已傷

神黯黯蘇山雲飛飛燕市塵關河千里隔頽然病裏身君應作霖雨予合安賤貧脫有折簡候相過衛水濱

十七日

老妻病困五閱月女孫暨孫或四歲或三兩歲入門輒問起居老妻雖危殆猶凝眸顧盼以意答其語

稚弱頻頻問起居病人雖困色疑舒到頭兩字惟情理老幼斯時見性初

十八日

倘兒侍其母病每當狼狽掩面悲號予謂之曰汝慟

不益增母之病乎只宜躬奉湯藥慎進飲食母心
得歡毋病可減此人子侍疾之道也
十九日
室人楊氏卒馬玉箏差一役爲經紀喪事隨令景乾
赴薛儀我來弔問所需
二十日
玉箏來弔致賻
祭室人楊氏文　嗟乎慟哉汝歸予三十有二載多
半困於病其病也以汝心太細胆太小胸太窄心
細則不肯輕出一言輕舉一事胆小又不敢輕出

一言輕舉一事胸窄則一言一事之如吾意而神銷一言一事之拂吾意而衷鬱自汝歸予汝所育之子三而非已所出之子若女五予五十餘年老賢書蕭然寒素食指日繁汝既與予共安貧賤而克勤克儉一身拮据且二十年來屢經患難浮家於山浮家於水而以細心胆小胸窄之人安得不鬱而病病而困耶然有所甚幸者汝惟心細胆小而胸窄遂終其身不肯有失言失禮於非已所出之子女且令非已所出之子女終其身絕無有失言失禮於汝之身姻親婣黨三十餘年頌汝之慈

須子若婦之孝若不知其爲後母弁不知其爲異母兄弟此皆細心胆小胸窄之所貽也而敢爲汝咎乎寻嘗以此戒汝勸汝而寻之病正坐此每當胸懷憤悶抑鬱無聊之時汝且慰我曰我之病素坐此如何君亦犯之冷然一汗良友之言豈是過耶汝不識舅姑面而時祭忌辰有獻必潔處娣姪族黨和睦平生不與人戲謔抵共城五月俱在牀褥竟不起嗟乎慟哉臨危之日問所欲言曰我從來未嘗自主行一事今何言亦無容言病困五月百苦艱堪雖無一拂體不中情理之語今已矣此

夕入棺矣子孫滿前永無見面之日矣幸書此語以告汝并以示後之子孫汝靈有知定鑒予言

二十一日

諸兒喪服牟備諸大夫親友陸續弔奠予以喪年亦不敢以筋力爲禮

二十二日

鼓盆吟・清貧共守卅餘年良友規條寄惆前五月共被撫病骨一週撫想一潸然　獨我年高莫慟心慟心更在老將臨鼓盆莫認心非慟忍慟爲歌慟轉深

二十三日

先是申之搆斯覩予共城因老妻病篤依依不忍去

暨没遂爲護喪且旦晚與病叟相伴差可慰解

二十五日

封靈有文云　汝之逝也倏忽七日今暫封汝靈於

客堂客堂之東偏諸兒諸婦旦夕守護汝雖卒於

客子有六五在此婦有五四在此姪有五三在此

而宗族鄉黨親戚故舊綿繹不絶且此中之官師

紳士莫不來弔汝頌汝之婦道母儀賢成寡二一蓋

棺之日頗不落寞予衰年淚眼相看不禁淩斷每

念汝宜保重之言强自排遣以慰汝心汝義理素
明神氣不亂靈魂定當依戀於此豈以幽明路隔
精爽遂不相通耶

二十七日

遣立兒家報　汝母於四月十九日辭世五月病苦
不堪回想初以孫女孫婦兩事不及到家一看爲
歉及病甚以汝三十三年恭謹不及一見爲恨在
祁州與汝大姐欲圖一見又錯過三姐在祁多受
勞苦又念高雅之母孀而老以一帕遺之凡吾家
長幼男婦無一人不在意中臨危神明不亂無一

語不中情理馬工部差二役經紀要事中之搆

斯在此晝夜相伴差可慰解擬秋後歸櫬須大費

商量耳汝聞信當爲位設呈於學惟疾之憂千里

之外倍軫老懷慎之慎之雖更傳說維雅病又犯

令我心憂窮困至此窮境多艱千萬謹慎抱雅家

有數口地無一畝不知作何生路

二十九日

八姪過高似斗以厨家書因寄一絶　寫于槃室傍

宮墻古道淋漓意邇長一自與君分袂後迄今魂

夢遶留香　君有留香齋　每賜予於此

又將高驕斗　遲水三年星聚時留行別築寬心鄉
蘇門歷下相望久惆悵臨風有所思

三十日

雙璧爲王馬兩志士　雙璧英英挺士林何期千里
慶同臨當身各具絕塵骨靜對無言託遠心

五月

初一日

爲亡室楊氏實錄入家譜

初二日

與馬玉笋　向因心血不足常苦不寐夜來風雨驟

至此身忽陷水窖中因思處人之道旣疏治心之功復淺遂不免鬱結於中夫鬱則思寬結則思解因咏靜修詩云悞人最是婁師德須記春生未唾前弟之自處只合於城外山莊得數間蓋茅之舍數畝種瓜之田與諸兒棲息爲上着無奈礙此不幸老妻客死秋後歸櫬力萬不能間有令親最精堪輿即借庇蔭於先生莊傍擇一席隙地暫寄老妻於淺土厝得徐圖歸葬所謂生死而肉骨子孫奕葉飲明德無斁

初三日

復李彝卿　衰病之身罹此不幸是所以彰僕之不德也夫何言極知憂戚無益勉憶古人鼓盆而歌是何神情然憂從中來忽不自禁始知古人忍慟而歌其慟轉深耳遠辱慰奠深荷知已之言佳詩足爲沒者生色感當不朽矣

初五日

與馬玉笋水部　託先生庇蔭地已得吉歸而心傷者久之継而復自慰念亡妻甘貧偕隱不減熈下今流離客死游魂不返人非木石能禁悽斷然何以欲卜兆而遂有其地遂有相地之人又有左右

格地之人神鬼一一點爲布置俾死者不委於溝

壑此段知愛又能不令人感而慰慰而且愧耶

初六日

爲水部叙丹衛圖說入戊寒二集

初七日

有西僧送鎭宅靈符余曰宅之不安爲失道也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何以鎭爲循

理則安從欲則危千古不易之理已之不正而求

媚於鬼神皆惑也學者不可不知

初八日

申之欲歸口占爲別　垂老傷心在百門感君左右
慰晨昏平生不解惜離別臨路淒然欲斷魂

瀾孫來視其祖母離家之日即其祖母謝世之日也
盼盼然冀其一見迄來而不能見矣　每向家樹
念爾殷何期生死永離分憑柩慟哭呼孫至纍纍
游魂疑有閒

初九日

郭襄琛和予詩二十首賦此以志聲氣之投　與君
同北地作客復相鄰謀面雖云拙交情不介親小
詩聊慰我老筆輒驚人引玉慙形穢青從藍得真

初十日

王景沂一曾撝其舅一康王因逃洪光朝其舉人孫

碧為高陽孫令留承宗定興鹿太常善繼請諡少

師諡文忠太常諡忠節

從王景沂得節烈潞寧楊定國一則入戒節錄續集

十一日

從景沂得兩中忠義事數則入戒節錄續集

十三日

寄虞山老人　隨家千餘里一二同人云先生道體

康健舉手加額王生旋縣臨潞入都僕已入蘇門

先後未得瞻依兩讀手書見先生之面見先生之
心復舉手加額恨不即生翼而南茲有所甚者
老妻素病臥牀經年兩次幾死近强起抵蘇門五
月舊疾竟不起衰朽流離罹此不幸執婚之事又
須少待然私心所急欲請教者舍親能道之舍親
生猶長子於寒家累世姻親平生契誼況亦素託
先生督味中幸進而教之于度同 來未得同居屋
伯之苦殊不堪言孫氏兄弟亦欲歸原籍艱難
在家有兩弟相隨出門矣公亮作東郡守備

復歸安蕭道生（此生表侄）與令表兄結姻一事覩翁
所目擊者此老兩番往來家乘何能頃刻忘
已丑冬仲攜家出門雖爲故園難居漸圖南徙貞
爲就婚詎不意抵祁州而老妻病病經年幾死弟
先過蘇門庚寅歲抄始迎老妻至又不意甫至蘇
門而病轉劇纏綿五閱月四月十九日竟不起衰
朽流離罹此不幸憫死念生淚竭腸枯歸櫬既苦
不能只得卜地寄葬正在料理手數忽至十餘年
濶違與令表兄南北九千里生死骨肉情況齊到
心頭竊念老妻與劬子相倚爲命母也竟死他鄉

兩子遠去就婚恐無此情理也且幼子體素弱令慟母弱益甚此事或當徐議之茅二哥母子可憑此情耳門戶事王念尼云已託郡伯與司理杭州工部王悔庵復囑之竭力保護後有可託者自不敢不盡心也景沂特此過訪雲來親翁何以無音耗

十五日

寄王生洲　相別十餘年相隔數千里死生流離艱難險阻不忍聞不忍言景沂來握手對泣慟定追思恍在夢中竊意古來孰忠大義不一途應死而

死則死有攸當應遁而遁則遁有攸當此孫室上干所以同歸於仁也老親翁平時談草多停論定國變在差而遜可為一代殊絕人物亦何恨獨弟苟延殘喘無足重輕殊可愧也弟未出門先二兄已作古甫至蘇門老妻復客死弟想昔鼓盆人忍慟作歌其歌也情當不減於慟耳歸櫬不能遽寄葬蘇山之側亦不知何處是安土也天人之際其幾甚微在近不能窺遠在遠則可以測近吳沂洞悉此機親翁此身儘自寬綽矣令孫女暨孫女完此兩件皆託樞陰冗次不盡俱在吳沂函中

十六日

寄高薦馨　新從鎮江令表弟得問起居爲慰𢖍君居會稽僕寓蘇門相望三千里而遥視昔渥城比鄰而居朝夕聚首者何如耶在昔聚首未見有分外之樂今日離羣孫覺有分外之苦至離此不堪老妻客死衰病流離益不能不切同人之思王覲沂過訪倘得相晤當悉此中情况耳君家客中光景便幸示我儕九作古人矣可惜可惜

與金仲遠　世道崎嶇同人零亂每念知己相隔益遠相見益難此中不能不淒斷耳固知孤懷挺秀

萬不至墮落然食指甚繁體中甚弱近日不知作何安頓僕寓蘇門晨沂過訪當自悉之

寄李平子

乙酉歲接手書嗣後即有一函託劉龍修轉致不知竟得達否然時從曾仲舒觀口中企仰風烈恨不能縮地即見其人焉弟出門千餘里讀書之士所在有之立節之士百里僅見至潛心性命之學則千餘里絕未見其人翁臺崛起淮楊學者倘爲泰山世道因之砥柱家聲國運兩有倚焉蓋所稱天下士千古士也弟衰病羈旅願見有懷而節短途長不知賜教何日也

十七日

故室人楊氏攅寄葬夏峯東原是日開弔

十八日

工部孫紹開孝廉徐章芸等十六人爲文以誄之

二十日

衛守沈石友欒琛丞張寶田世榮倅李鴻鹿振璽司理蘇澤公銑輝令佟和璧國璽爲文公祭

二十一日

寄塟室人於城東南十二里夏峯村之東南獨馬水御玉筝莊地也堪輿胥文學郭貴璣名[illegible]相視之

坐亥向丙有聯云　三載浮家萍跡寄雲川同廡下

一朝客死慟料骸骨歸蘇門

是日同衆戚友宿水部寓五邀

二十二日

寓五機昭雨水部字來供給甚殷託其昆仲代爲款

客稱云　凡抵粵門者皆至戚與宗族鄉黨耳不

在客例先生過爲用情諸親友瞰踏之甚

二十三日

同諸戚友致祭後返邸舍

二十五日

贈郭景幾　君是景純一後身穴龍沙水認來真蘇門邂逅得相親偶值鼓盆罹苦辛酒淚旅窗悲未申荒原寄葬地何掄水部先生廣注仁夏峯東嶺髮服新君家眼底別有神指顧之間高卑陳遠山環帶若相揖坐下一處氣鬱醇致云邀福借嶙峋避卻五患自古人

二十六日

賀宣三宗題函樓聯　左列史右列經古今興廢供搔首羣對賢朝對聖身世安危入倚樓

與李允穠　曠觀心小體弱未嘗更事悲已過人之

道堦姨丈指示之弟雖不幸老斐客死念三十餘年僑隱滲焉腸斷歸櫬既苦不能客舍久停未便已於二十一日寄葬夏峯之東南門祠竟奉迎相視因路遠不能遣一力適有晉人郭景璞者曾堪與水部鄉人過訪館於其山莊暫借寮事此事總借水部周旋可稱前世夙緣向來疲勞做病欲犯匆匆不悉

二十八日

感遊　神仙何處是行窩斯渚紛如水而波梓里友朋嗟我亂大涯親舊幾踐跳頹僨未見身心益後

死徒令憂患多但得聊晡夕可矣回天賜壽竟如

二十九日

景沂兩過歸安崇氏家敘述其孤寡相望之意因憶

丙子止生攜其長子師孝勸王北來過北城草堂

余讓其子前行止生曰是不許我登堂也前曾備

言適家子姪見過家老伯之禮今令之前行不肯

受禮得非君常曾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乎是不許

我登堂也堅令其隨行登堂再拜立而受之臨行

復拜別見父執之禮止生始一修明之

一友人父子常不相見問其故曰侍兒多不便承顏

糠膝耳構斯曰此妖氣也余為之舉樹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此是家庭中一段太和元氣非身修之人家何以得齊這福不易享一為妖氣所中愚者方自修為得意孰不知子弑父臣弑君皆肇於此可不慎諸

六月

初一日

景沂之陽欲迎其尊人生洲公來蘇門為庠送之以其幼弟一庵從余遊序入歲卷二集

初三日

尙身以周來書　侍母祁陽奉母共城皆相依爲性命母倘爾勞瘁而慮爾體弱多病猶可愼寒暑節飲食蓋洗俗習歸諸雍睦以慰母氏地下之心事父從兄眞性正在此時出頭逆之勿墮落

初四日

寄譚祁陽侍李符夢曾云蘄州有同年李潛龍名孔昭高尚士也後盧澹如亦云父子俱入山絕跡匿世矣癸未進士

初六日

俠士歌　聞道貧交入骨數得君堪慨禊禰入世無

鮑叔託元賞應有要離欲卜鄰

初八日

先考忌辰　四十七年見背時衰殘病困竟如斯蕭條蔬果共城裏滿目悲涼未有辭

初九日

異史評　余讀談友夏異史而有悟於子之不語怪也此事幻杳非人共見然作始者一人而後之訛傳附會者多遂以爲史傳所載確有定據賢知之士厭薄庸德庸言其中此病也更甚蘇長公汝姑妄言之予妄聽之其意可見大凡學人非得力於[illegible]

修而探功於獨知者不宜讀此悠謬怪僻之書徒亂人耳目蕩人神情庸德庸言千萬世不易之理千聖萬賢發揮不盡如此怪謬之事何關倫常日用而嘵嘵不已俱失先師不語之旨甚矣人情之好異也

初十日

安邑四子詩 有引 喜從王尹水部接其兩弟復如玉霽雨如曉傳綬若皆雅士因側病爲其不及時常過從伏枕有懷用佐酣飲得五十六字 有懷羊

衰老病生扶風帳下接羣英楔誤不落時流徑清

議酒存月旦評別裁酒勳封大都妝閣畫眉作精兵馬家昆弟俱僧伯謝氏安元今又賡

十一日 ....

再送徐章芸　客舍淒然荷稍深歸帆一夕掛橫參有兄自是稱雙璧得友應知可斷金京國卿雲呈瑞色其城殘雨滴愁襟不眠聊坐聞鷄唱盡付君家起舞心

十二日

慶史評　此冊雖無緊要猶足拓人胸懷開人眼界然讀者務得其對治之法如吳字須以南字對治

廣而不攝之於近不約之以禮浮騖神馳復起不益甚乎盈天地間皆有妙趣元理全在主人當下領取之耳

十三日

逸史評　逸史一編世間消閑人生受用刻書盡矣余謂其人而坦蕩蕩也到處皆成樂地其人而長戚戚也觸目便悲苦惱填胸豈有順逆哉人心自生喜嗔耳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與得天下英才而教要皆本於不愧不怍方得自慊若以征尤叢集之身飲食醉飽自謂能領略山水魚鳥

之趣吾不信也

十四日

學問第一吃緊當先透死生之關此關透功名富貴自可不消費力古來聖賢豪傑多或六七十歲少或三四十歲無一人不死此大七十與三四十在世間直一瞬耳所謂生寄死歸任人東西南北変馳過一日少一日無非以歸爲期先師曰朝聞夕可盡恐過不及聞徒死遺恨利馬貿念忘不忘死儻欲使人日夕戒懼臨深履薄自不敢恣情縱欲作越理犯分之事逸史云常念病時則塵心漸滅

嘗妨死日則道心自生有味斯語因書此以自警

十六日

寄情安邑景爲真　共城佳尤喜盤桓梅信忽傳背笑看君向碧天分爽氣我同傾月抱清樂傳經漫謂家庭邇學道虛來天地寬鼓舞山陰雖有待無穀今夕爲伊彈

十八日

示諸孫　千人之英萬人之傑非謂才智識食之人而出千人者便謂之英高出萬人者便謂之傑若然則一州一縣億人兆人何以號爲英傑者百

里千里難得其人焉此等人如同上公事皆能操觚命中獨壓倒千人萬人人自然輸服遜謝不敢以雁行進今立志之士須不讓古人乃不囿於今人若稍知自好不見惡於鄉黨輒自矜爲千人之人萬人之人恐不免爲千人萬人中之一人耳烏能出類拔萃與千古賢豪爭績競勝哉汝年弱冠資性頗醇汝祖母常稱之曰知孝知弟謂於汝父無違言侍汝母之病久而無倦色扶持保抱甚弟無厭色也立身已有基本然此僅之所近須要知學孝弟何以爲仁之本仁義知禮樂之實何以

俱託於孝弟實務之於倫德庸言戲破流俗風招胸次勿限於耳目見聞之近方是英傑本領學人志趣孝友堂家法汝歸當與承興承徽等共勉之勿怠

二十五日

王譽之問君子亦有訟乎曰訟卦豈爲小人設但要以陽中爲主如今日於某生是也日亚爲此某間之人言我輩既欲爲善人君子則當聽人吾之窮之而已如何又與人競因此辯議論世俗之所謂善人而非所以論君子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

介不以取與以衆人之資衣鬻牛多方措處百二十金之房産退還人十月有奇房屋不住地又不耕而價值分文不得徒恐仍受其乞貸於人且難端自彼發之不能明目張胆伸一言而已恐妨我之為善人也此所謂鄉愿亂德者也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平天下君子正在能惡以全其能愛况此房産之價子與備九居半我不言而任其吞蝕須我出囊中金償子兩人原物則可不然嫁他人之物費別姓之財豈情理也哉若以某生素行則其功名之路則不必多此也就事論事可耳

二十六日

張蓬元司空寄禮經王書宗子日譜

二十八日

安邑有道王翰如弟文學高古過訪各惠詩訓以律

新秋琴色與雲遙此夕新知似古歡已自遊飛

欽玉立遲從入洛訂金蘭餘生老去枯禪客耕鉢

氣登諸士壇外朗困應和內淵瑣章映月坐中看

二十九日

介公問今日當從何書讀起曰經書子史俱宜詩先

只是讀者自讀書與我毫不相干古人經明行修

讀書只爲窮理窮理正以修身學者讀一字便體一字任從何處讀起其歸源處總會到此心

日講錄存卷之四終